

20世纪以来,一个与安庆前身——舒州(州治今潜山市)有关的旷世之宝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渐次显山露水,此本现存于世的仅两部残帙,一藏于上海博物馆,另一藏日本东京宫内省的图书寮。上博藏品正面刊刻《王文公文集》,全本王安石诗文2281篇,一百卷,此残帙虽然只存72卷,但可以弥补另一种刻于杭州的《临川集》之不足;特别珍贵的还是其背面大藏玄机,原来所用纸张皆为舒州官方人士已经使用过、留有大量官场与民间信息的公文纸,这与现存日本的另一龙舒郡本完全为“空白新纸所印”迥然有别,其内容属南宋舒州公牒和知州向沟等人交承启札,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舒州官衙官员设置与运行机制,酒务酒榷与管理制度以及档案文书制度。如此大宗的宋代原始文献简直是一座宋代文化遗藏的宝库,对研究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及相关领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可信而丰富的材料,故被誉为“双面双料国宝”。

更令人惊奇的是,2020年底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又现三卷56页残帙,经著名学者孙继民鉴定,此三卷与上博所藏72卷内容风格一致,殊为难得真品,可补过往缺失,终以2.6335亿元价格拍卖落槌,创造了世界最贵古籍善本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具有稀世价值的龙舒郡本的诞生地,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主张:

一种观点认为“龙舒即今安徽舒城”,龙舒本乃刻于宋代舒城县的版本(2),以创立宋元版本学的文献专家赵万里先生为代表;2005年出版的《文学大辞典》(广陵书社)即持此说,当下网上此说仍众;另一种观点认为“龙舒即为宋代舒州”,州治今安庆潜山市,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刘成国等持此观点。

究竟孰是孰非?

今笔者作为安庆一方本土学人,经多年沉研,认定龙舒郡本属宋代刻于舒州的原本,而且毫无悬念。

“龙舒”称郡非称县

从2020年12月2日亮相永乐拍卖会的实物看,最新现世的三卷系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的一部分,刻印地是宋龙舒郡——舒州城,即今安徽安庆潜山市,而非古龙舒国所在地的舒城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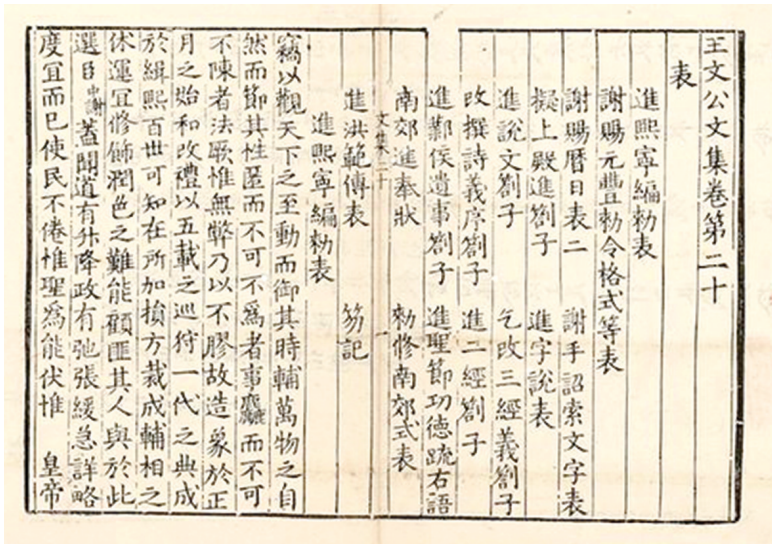
《元丰九域志》“庐州”篇下载:“古庐子国,……舒城,古龙舒也”;《舆地广记》“庐州舒城县”条下有“舒城县,古舒国,偃姓,后为楚所灭……属庐州,有龙舒山,龙舒水”。

此前五代人所撰《旧唐书·地理志》中也已清楚记载:“舒城县,开元二十三年(735)分合肥、庐江二县置,取古龙舒县为名。”

以上史料可证,北宋年间人们认定舒城县为“古龙舒”地,但不等于宋代的今龙舒郡地;主张龙舒郡本刻于舒城县者,其实混淆了宋人眼中的“古龙舒”与“今龙舒”的关系,因为宋人所称“龙舒本”之“龙舒”系“今龙舒”,指称的是舒州而非庐州舒城县,简言之即称郡而非称县。同期舒州刻书的《龙舒增广净土文》卷第一载有作者王日休的自序亦可旁证:“予

龙舒郡本及其文化之光

郑炎贵



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

龙舒人也,世传净土文者不一,故以郡号别之。”王为舒州怀宁人,清康熙《安庆府志》卷十六记为“乡贤”而列其传。

称州为郡,州郡互通,在唐宋以后直至明清成为惯例。

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在淮南西路安庆府条下明确列出该郡的古称、别称、旧称、习称、代称,即“同安,龙舒,舒皖,皖城,德庆,盛唐,南豫,桐乡”,然后叙其沿革:“安庆府,舒州同安郡,安庆军节度。……中兴以来,……又以宁宗潜邸升舒州为安庆府……今领县五,治怀宁。”

《舆地纪胜》被后人推为南宋地理总志之最善者,著者在每卷首的府州名下列出该府州所在地的古称、别称、旧称、习称、代称等,这是他的首创。所述安庆府及其前身舒州兼有“龙舒”之别名,是经得起诸多文献比对检验的。《大明一统志·卷十四》“安庆府”条下就专有“郡名”释文:“古舒,因古舒国而名;又曰龙舒。”

宋代文人喜爱典雅而掉书袋,对所述州府往往不直白其正名,而是雅称别名。遍检两宋文集史料,以“龙舒”指代舒州者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北宋翰林学士苏颂为赴舒州任职的杨希元赠送别诗中便有“从官出入路萦纡,况今又去藩龙舒”之句,神宗元丰初,洛阳人杨希元由皇帝的侍从官出知舒州,故诗云“藩龙舒”,至今在古舒州今潜山市郊外的天柱山麓还留有杨希元的题名石刻。北宋大文豪苏轼晚年北归途中写信给舒州人李亮工说:“意决往龙舒,遂见伯时(李公麟)为善也。”南宋左丞相周必大的从兄周必正于乾道、淳熙间任舒州知州,周必大和诗题为《和龙舒兄春日出郊韵》,又作《望皖公山》云:“太婆岭独高秋浦,皖公山正望龙舒。”皖公山即天柱山,系舒州境内的古岳名山。

史料检索表明,同期他郡并无“龙舒”别名,其时辖有舒城县的庐州古称、别称、旧称、习称、代称为“合肥,庐江郡,南豫州,肥水,德胜军,保信军”等,但无“龙舒”之别名。

唐宋舒州由隋代的“同安郡”演变而来,何以改用“舒”名州,这是别有深意的。政和年间欧阳忞《舆地广记》卷第二十一上“舒州”条载:“春秋为皖国及群舒地”;南宋《舆地纪胜》亦载:“春秋时皖国,偃姓,咎繇之后,亦为舒国、桐国地,皆为楚所灭。”所云“皖”“舒”“桐”皆为群舒部族方国。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国势衰弱,舒人分孽成很多部族,形成了一批冠“舒”为号的方国及一些非冠“舒”的支系方国,如舒庸、舒蓼、舒龙、舒龚、舒鲍、舒鸠及英、六、皖、桐、宗等,史家统称之为“群舒”,他们都是皋陶(亦作咎繇)之后,皆为偃姓,主要分布在汉水与淮水及大别山一带,近现代考古学出土文物研究对此亦有所证明。舒州辖区内的桐城即古桐国之地,枞阳镇为宗子国之地,怀宁(含今潜山、岳西)太湖、望江、宿松大部为皖国地,唐初之所以把这一区域更名“舒州”,显然有怀念祖先之意,又因龙的传人历来有崇拜龙图腾的理念,故以“龙舒”为别名了。

龙舒未辖舒城县

曾有人提出,宋人之所以用“龙舒”指称舒州,其实出于这样一种可能,即舒州政区扩大,囊括了本属庐州的舒城县,从而才凭藉那里的古龙舒国旧地而获得“龙舒”别称,说是“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御营宿卫使杨存中、淮西制置使李显忠,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方滋,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刑强友谅、向沟言庐州地势难守……舒州地势襟带,居诸郡之中,乞移淮西帅司就舒州,知州兼领,庐州管下合肥、慎县、舒城尽归舒州,将见今庐州作合肥县”。这样一来,舒州便可把舒城县即古龙舒地一并划入自己的管辖地盘,似乎这才是舒州所以别称“龙舒”的由来。但是李存中等五人的建议并未获得朝廷批准,史料称“今存中等所申三者举无一得……存中议遂格”,“格”即阻止、阻挡,意指未得实现。

至于龙舒郡——舒州当时辖县的情况,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公文印纸的背面即有记载,由管筭写给舒

州知州向沟的一封信简中就明言“新稟日皇恐,百拜上覆,龙舒五邑,惟蔽邑极难料理”,所云“五邑”即怀宁、桐城、太湖、宿松、望江;“蔽邑”指太湖县,管筭时任太湖知县。龙舒(舒州)所辖五县情况在宋代地方总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輿胜览》皆有一致性的记载,毫无歧义。

文高刻精纸亦佳

自上世纪60年代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现身香港书店以来,人们才对这“传本几绝”的至宝逐渐有所认识,并进一步了解到宋代舒州刻书业曾经的辉煌。除《王文公文集》外,舒州官刻本(亦称公使库本——张元济),《龙舒增广净土文》(王日休),《金石录》(赵明诚),《齐民要术》(贾思勰),《大易粹言》(曾种),《太平圣惠方》等,均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史、金石、农学、医学诸方面的著名典籍。

1951年中国出版业巨擘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为赵敦甫向国家捐献龙舒郡本《金石录》时曾作专文评论:“是本字体劲秀,笔划谨严,镌工亦极整饬……必为龙舒初版矣。”“今龙舒郡库刻其书……无易安后序,是亦一证也。”

国内藏于上博的《王文公文集》,刻印精良,“蝶装广幅,纸莹墨润,字体雅近欧阳”。版式为10行17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字划朴厚结实,刀法精致认真,每叶钤“向氏珍藏”楷书朱文长印,纸背更是大有乾坤,在现存不过十余种宋代公文纸印本中特显其珍稀价值:

一是公牒50余件,为绍兴末至隆兴初舒州官府公文,涉及舒州州院、签厅、判厅、司理院、使府(经略使司)、作院、兵马司、都巡检使、军资库、通判衙、常平库、公使库、甲仗库、秤斗务、在城税务、在城酒务、衙西酒店、许公镇酒库、山口镇、天庆观、兴化禅院等官衙官务地名及寺观。还有转运司公文,其中涉及宋孝宗北伐等事件。

二是简札,计310余通,涉及六十余人,其中见于《宋史》的有枢密使洪适、黄祖舜、叶义问、张运等,内容主要是舒州主官向沟与上司官员或下属官员往来交际叙谊,贺启谢启,间及公务处理。2020年底现世的三卷残帙纸背中有49页为宋人手札,酒物帐3页,共52页,手札为向沟与八位同僚信件。令人瞩目的核心人物向沟为北宋宰相向敏中的裔孙,亦为神宗朝向皇后的姻亲之后,向沟在绍兴三十二年由漕幕升领州牧,荣镇龙舒,以右朝奉大夫权知舒州军州,隆兴二年改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其任职舒州时间与已见于公牒中所署时间上下限相当。北大研究员刘墨认为,向沟的小楷比米芾多了一些典雅,更接近钟王系统。总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的背面佚简价值之丰富,资料之珍贵堪称古善本之翘楚,宋人手迹本来存世本就少之又少,如今文宗重光,沾溉学林,实为其他宋版书难以比肩。

